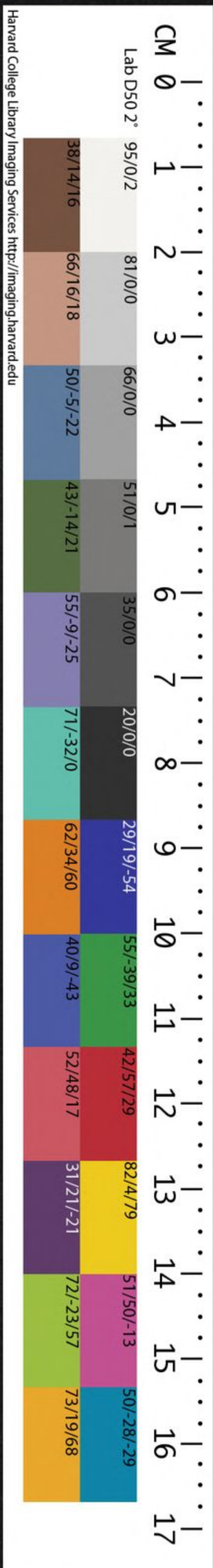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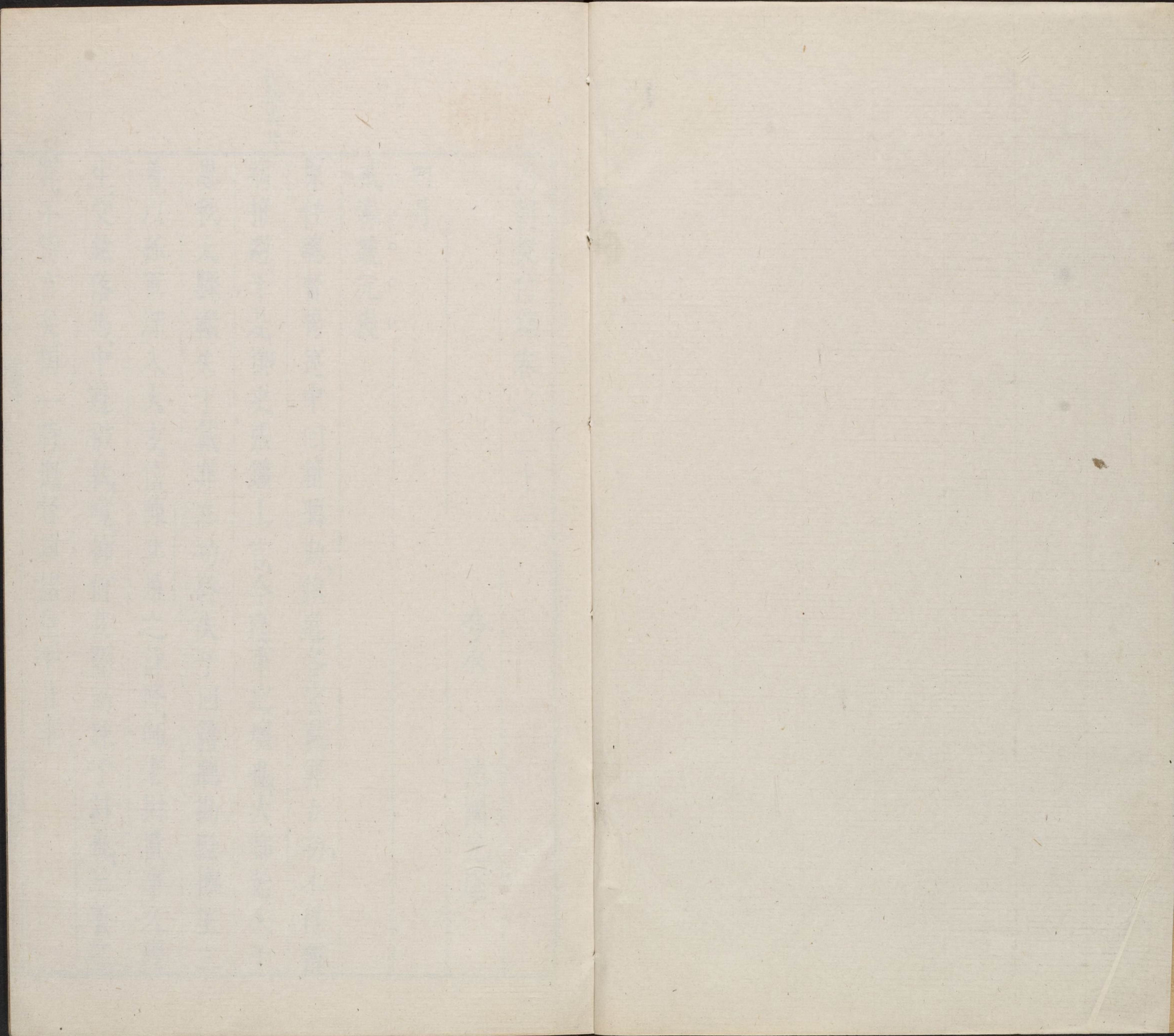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5 1940

T2735 /3161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二



四月

戒。奏。疏。冗。漫。

秀水

沈國元述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附嚴義正

原任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鎮道各官戴罪立功、不得稱  
病推避、于是御史張鑛上言、今邊事之壞也、大都始失于  
恩秩太驟、繼失于戴罪立功、終失于回籍聽勘、黔撫王三  
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詐降、師老財匱、事久變  
生、受鎗落馬、中道被執、噫、抑何其闇而踈于計也、三善之  
罪、不待言矣、獨一時摠督鎮諸臣、平日享

國厚恩則高牙大纛握符分闡儼然當軍旅之重寄倘  
功成奏覬又將勒名鐘鼎叨榮封廕受不世之殊寵乃何  
以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  
又何以羅鬼蜂擁之時進不能摧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  
赴難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秦越之視在魯欽馬惘  
紀律踈于平日臨難惟有退縮至張彥芳之托病規避罪  
浮于二弁而尹伸輩之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梁思恭方  
明棟于地下哉試引遼事律之廣寧之敗王化貞孟浪起  
釁其委任孫得功即信陳其愚之故智也其摩拳擦掌言  
戰即郡縣大方之故智也况三善親履戎陣直搗虎巢一

旦變出意外身為囚虜雖其輕敵致敗功難償罪然以視  
化貞之望風奔逝者亦微有間乃化貞逮而熊廷弼有控  
制無方之旨今若三善被擄而述中僅僅以削銜處以  
聽勘處豈摠督無控制之責耶抑撫臣被執而督臣之控  
制猶為有方耶不惟無以謝三善且恐無以服天下之人  
心矣說者謂廣寧之敗河西淪沒今大方雖潰猶未至斷  
送封疆述中之罪似當別論是不然天朝赫赫重臣  
俛首而受縛于苗夷視喪師失地者其辱同也則其罪同  
也今新撫臣蔡復一此時計已入境受事皇上宜遣緹  
騎逮述中而致之闕下治以司寇之法使貴陽士卒知袖

机要所在  
不可不慎

手旁觀者之終難遁夫三尺也必且誓竭頂踵以圖報復且使天下封疆之吏知戈矛起見者終以身膏斧鑕也莫不洗滌腸胃以期報塞至鎮道諸臣臨難已無固志後來安望效忠罪不容誅功何能立彼高出胡嘉棟等之覆轍具在胡不一併逮治以爲保命全軀者之戒哉臣嘗慨年來貪懦成風誕謾相習小有功則晉秩錫廕昧心而冒上賞大有罪則議減議宥覩顏而偷餘息封疆之外以欺罔爲故套朝端之上以調停爲忠厚戴罪二字視爲護身之符聽勘二字真同續命之丹

朝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頑鈍

明心

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爲哉臣草疏甫畢閱邸報督臣楊述中疏稱總兵馬炯病故張彥芳病勢危急萬無生理馬炯喪師失律歿何足惜彥芳之病兵部原疏謂督臣屢疏無一言及本官之病其爲托病可知又云怯敵之病貪生之病知有已病而不知有國之病今督臣稱其朝不保夕豈督臣驚悸之際心神憤亂代爲遮飾抑彥芳自知難逃憲典憂鬱成疾乎臣謂彥芳即真病亦宜令其駐省城調理毋遽聽回籍以遂規避之計嗟乎貴陽何地總兵何官彥芳以奄奄待斃之人當岌岌垂危之勢述中早不具題請代至今黔事決裂而後奏聞則述中之昏庸怠玩此

亦其一矣。毋怪其坐視三善之困而不之救也。

島師擒賊將，又敗奴眾于高嶺、沙松牌，獻俘奏捷。

賊將金重德原係反叛投夷，下總金遇河之侄，奴差往平鹿於東歸路口把截，順民淫殺男女屍積如山，偵事馳報，毛鎮隨差出哨，內丁把總王德等于三年十二月三十夜陣擒金重德，把總詹大號、頭詹二、百總王金等共十六名。

又于正月初三日發兵過江，初八日將士王輔、李繼盛、陳繼盛等與達奴鏖戰，擒真夷頭目太奈，斬獲級馬羅械有差，分別情罪輕重，俘解首惡，梟示賊黨，其餘發島中屯田。

舊歲秋末冬初，奴屢謀叩關，而屢為毛鎮掣制，但餉罷不備，戰守為難，故告急之文累報耳。

禮部侍郎董其昌差竣復命

上口錄完邸報，并選訂奏章多卷，見纂輯勤勞，送史館采

用，李維禎既稱宿學史才，即與推用。

宣大巡按方大任陛辭奏曰：臣觀今日之世運，亦可謂不

平矣。觀之天道，則星變風霾，觀之地道，則震動坎陷，邊疆

南北夷虜狂逞而匪茹，都城內外刦殺橫行而莫制，長

此不已，亂將焉極。此誠卧薪嘗膽，旦夕孳孳之時也。我

皇上朝講罔徹，批答如流，上既有精勤之主，群臣鶯遷

迅速，鵷行無斥，亦不可謂無任使之臣，乃寧謚之休未

臻，傾危之象滋至此，無異故臣嘗以為世運有不平人心

先受之人，既不平，世運轉受之。今天下人心何如哉。其卑

者惟富貴之是求，全不知有國家，其高者借功名以為

諷刺極微  
實實以良  
心証印  
不面赭心  
跳者幾人

媒。究亦歸于富貴。棄法紀而不問。憑胸臆以徑行。智可美也。不羞鬼蜮之陰謀。強可恃也。輒係虎狼之爭攫。集莞集枯。美計靡爽。錙銖翻手復手。倏忽頓成雲雨。名爲愛

君而實則所以庇身。跡托憂

國而實則所以營家。嘗試于

清夜。平旦之際。妻子衾影之間。自省自思。自盟自誓。果有一之真。出于虛公。而不稍倚于偏私者乎。此皆人心之崎嶇險例。變幻譎張。臣雖不敢謂

朝廷之大忠賢之多人。盡如是。然而十有六七矣。臣又思之。其始也。相重相推。皆起于不自知。蓋世運之所潛驅。何敢以爲諸臣尤。其終也。相沿相習。竟至于不可返。即世運

之崎。有象何敢不爲。諸臣懼語云。君明臣良。良也者。自然而然。平夷相率之謂也。今之群臣。果能于此不失。則榮身肥家之念。自澹爲。若爲。國之忱。自切。無委曲。無偏陂。一人如是。則一人之心平。人人如是。則人人之心平。于心爲良心。于臣爲忠臣。而由此以求平也。世運亦必象之。何傾危之不爲定。何寧謐之不可圖哉。顧此非可以口舌辨白。非可以章疏披陳。要在獨知獨覺。處思之。省之。盟之。誓之。而已。伏乞

亟敕吏部爲之宣諭。庶其憬然悟。翻然憤。而國君之事實。有効力之人。世運之平。漸有可望之機矣。臣

在西台已兩年言事極少一則以暗昧鮮識無能別有窺見一則以忠讜已多不必胼為聒瀆而其最躊躇最斟酌而不敢輕發者蓋實見人心之不平縱有嘉謨嘉猷不過吻中之浮物紙上之具文言之未必用用之未必真祇存一段議論焉是以寧甘寒蟬之誚不逐蜩螗之鳴而默默坐是也

擒獲龍華會謀逆妖首金科馬永等

漕運總督呂兆熊巡按劉大受樊尚燦會奏疏曰自邪說橫行以來名理漸滅各教不足以醒其迷刑憲不足以惕其志固結日久逆謀日深往如徐鴻儒輩不過一黃冠羽衣者流也一旦披猖于鄒滕嶧郛之間以致村落皆墟炊烟幾斷環田枕戈者半載伏尸流血者萬家二百餘年來齊魯文物之區一大厄言之切齒矣无何

而龍華妖黨有李英其人者發覺于沛邑妖言滿紙令旂盈筐前督臣李養正題請勘問供有渠魁王道玄丁遇安支計果等多人臣隨具報復奏仍請大索于天下至今未輟方謂大創之後二三妖孽必將獸駭鳥散偷視息于人間不意其困虎愈聞腐眼偏憎如江淮間金科馬永陳用沈貴張科楊玄沈有楊文龍黎銳與未獲徐行等影响相附而江之南江之北兩浙三吳以及燕齊秦晉甚至輦轂之下無地不成伏莽呼朋引類斥地彌天妄意窺伺詆蔑聖朝可為貫裂髮指據此供報聽天魔下界真主出世之言移山剖海剪紙戍兵之術侯伯具有姓名人馬足一省直傳報聲息有神腿善走之人被惑愚民有至死不移之誓飛奔德州潛伏已懷窺犯京邸之謀新從口北過來又作安非行事之計托言彌勒妄稱出世神通另置通書直欲倒翻造化且清水混水之侵犯北岍南岍之交通大于小支之結聚臚列六十二會分開四十二天妖書妖言偽旂偽印符讖勘札無一不具甚至著州經卷暗蓄邪謀遡流窮源始于京師大奇人之傳授繼以潞州五嶺山之衣鉢盤踞多年出沒萬態流播不道之語其犯無將之誅倘非發覺之早從此滋蔓難



圖院揭羊斬木而起逆執事之類行腦生靈于鋒鏑藥  
 少府之金錢尚安知其所終也。聖明在御長烟妖狐吐跳于白日青天之下悉如驚電  
 飛颺倏起倏滅無不敲舌而殲萬恐養癰窟蟻一潰難  
 支匹夫狂呼雲合響應則淮揚鳳泗之間當不止百鄉  
 膝岬鄆之續者臣于去冬歲抄偶見地震告戒郡邑多  
 有傾離頽敗之象逆知天心仁愛預示以衣袂之防  
 隨檄各屬申定保甲團練鄉兵修繕城池整飭營伍以  
 彌釁孽乃不旬日而諸妖相率就繫是皆  
 皇威有赫宗社靈長故道府縣同心共濟不為亡羊  
 補牢之後圖頤消焦頭爛額之隱禍如淮揚兵備副便  
 宋統殷揚州海防兵備右參政郭士望潁州兵備左參  
 議魏士前等明如掣電速若迅雷負竭之虎成擒狡兔  
 之窟盡掃淮安知府宋祖舜嚴禁約于蒞任之初慎防  
 預密緝元兇于偶語之後豐孽潛消泰州知州周夢龍  
 滁州知州謝于教山陽知縣孫肇興太興知縣陳恒奎  
 五河知縣陳善學寶應知縣向孔門來安知縣陳夢珠  
 秘授方略靖妖氛于辟壤大澤之中殲厥渠魁曆風霜  
 于宵征夜渡之際正與  
 明旨先事彌燬保安一方者合所當行吏部紀錄需次

善後

優擢行取以信  
 明旨者也內知府宋祖舜捷才雄略慧識靈心見禍于  
 未萌戒惕衣袂遠近備窮其窟穴讞審于既獲無須鉅  
 筒始終畢吐其情形知縣孫肇興發覺獨蚤緝獲數多  
 其功尤在諸臣之上更宜亟為優異以示激勸者也若  
 臣身任封疆賴東事共圖消彌外不流敢毒地方貽憂  
 宗社獲逭罪戾幸矣何敢邀貪天功為己力哉至于逆  
 黨之鼠竄驚伏若會單之彰著實煩有徒顧舊貫多未  
 開載即嚴訊馬永陳用等而供執亦不能徧洋水偶逢  
 自難盡識今固不敢徑釋然亦不便窮搜况法網嚴密  
 人心不無驚惶不得不量開一面以示安撫之意查得  
 元憲大愆向匿跡于江淮者若徐行等數人檄行各道  
 密緝速拏錯綜于省直單開有籍貫者亦已移會南樞  
 臣及應天浙江宣府山東各撫臣多方緝捕其未有籍  
 貫者始附卷提被誘餘黨槩置不問諭令悔過自新用  
 安反側之心且杜株連之擾諒亦  
 聖明所不靳也所有見獲金科馬永陳用沈貴張科楊  
 玄沈有黎銳楊文龍逆案昭彰藁街磔市律有正條相  
 應具題除將該道呈送府縣抄錄妖書單揭另行賞送  
 兵部候查外伏候

明旨或將金科等解赴  
闕下聽法司明正典刑或行臣等按法究罪奏聞仍行  
應天浙江宣府山東撫臣查照臣移咨妖黨姓名嚴行  
緝拏正法庶國法彰而人心飭其有造于  
宗社生靈匪淺眇矣

蔡復一以摠督兼巡撫貴州  
賜專勅尚方劍

登萊巡撫袁可立奏報朝鮮更立情實請

勅專使以重

冊典

朝鮮隔在海外其李暉之所以廢而李侗之所以立事  
情重大難以遙度禮兵二部奉  
旨計議差官查明兵部欲行毛鎮訪確回報禮部猶以  
封國大典廢立大故宜為詳慎或未可以毛弁一言決  
之也擬合一面移咨登撫一面扎付毛帥聽其酌遣的

當官員到彼詳加體訪取有該國臣民公本回復歸并  
撫臣具奏恭候

聖裁以重 朝體以恤小國誠便計也議上奉

旨依議行仍着勒限作速回奏部限本年閏十月日復  
咨札到院鎮登撫委加爵游擊李惟棟往朝鮮會同毛  
鎮差中軍叅將陳繼盛行查二會同文職陪臣領中樞  
府事李光庭等三百一十七員武職陪臣知訓練院事  
李守一等四百一十四員會議得人之所以為人者以  
其有人倫也人倫滅絕而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則  
無復為人之理而其違禽獸不遠矣亦安能君國子民  
而保

天子之寵命乎此廢君之所以自絕于天而一國臣民  
之所以為嗣君請命者也何意 封典久稽查命遽下

舉國民情失望遑遑非不知

朝廷之視我邦有同內服咨訪周詳乃所以重其事也  
但查以得實既實何查必欲無已則亦觀于天命之去

就人心之離合而已一則戕賊人倫而得罪于天一則

扶植民彝而迓續天命此二者不待辨說而明若觀火

矣惟我昭敬王初無嫡嗣用庶子光海君為後臨終未

命勉以忠孝而襲位未幾背厥先訓不遵播棄黎老舊

有任人不庸。乃惟讒夫孽臣。是崇是長。逢惡習。愆不一其途。穢瀆之行。傳播中外。爵祭于賈。刑亂于鬻。猶撤民廬舍。增修宮苑。築怨興。徒追無虛日。構獄立威。錘制衆口。淫刑炮烙。法陞惟腥。忠言逆耳。輒加罪黜。投畀海裔。寃死是快。嫌憤教戒。積成猜憾。幽囚冷宮。穴通飲食。屠母之父。兄竄母之族。黨甚至入歲之兒。奪之于母懷。而殺之。其他顛覆典刑。毒痛生靈。不可枚數。而始不以父心為心。終不以子道事母。其于父子之倫。何如也。神宗皇帝。臨御萬邦。迄逾四紀。惟我東藩。偏承寵綏。逮丁壬辰。兵火最酷。剪焉傾覆。大邦是控。十萬之衆。前後暴露。百萬之帑。捐費靡惜。亨屯濟難。振扶終始。邦之克世。如木有孽。今之生者。歟敵之孤也。先君當日。嘗教飭臣工曰。

皇上之恩。生歟肉骨。雖使鉄輪旋于頂上。有不敢辭。言猶在耳。孰不銘鏤。廢君致二。

天朝。潛與虜和。渾河之役。陰持將臣。輕泄師期。恐使我土之爪士。橫惟鋒鏑。誅屠波血。沸聲如雷。劉喬兩師。一時併命。舉國之人。痛苦刺心。廢君聞之。恬莫之隱。宣川之警。潛寇猝襲。編摩塵歟。生將幾獲。邊吏引入。其迹莫掩。不懲厥罪。猶獎其死。至如從事陪臣。賞戰之金。監

軍御史。犒軍之幣。後入內府。終不佞裕。賊良淵尊以國汗。取媚乞怜。無所不至。自知負犯。必欲掩惡。王人在館。另加遮護。徒衆以衛之。其實益禁。豐贖以勞之。其實防口。其他欺負。

天朝。觀望成敗。非一二計。而始不以父戒為念。終不以臣道事君。其如君臣之倫。果何如哉。嗚呼。父子君臣。綱常之重。窮天地。亘萬古。而不泯。苟或一日得罪于斯。則匹夫匹婦。猶不得保。況為千乘之君乎。其神怒人怨。衆叛親離。而自底滅亡。理所必至。無足怪者。所賴祖先舊業。幸有攸托。先君血肉。莫親于孫。惟我嗣君。乃昭敬王第三子。定遠君之長子也。聰明返倫。仁孝出天。先君撫愛。夙加稱異。隱隱昏朝。令聞彌彰。天命人心。默有所屬。如水就下。莫之能禦。耆老宿德。忠臣義士。大小軍民。不謀同辭。乃于三月十三日。相率而拜迎昭敬王妃于幽閑之中。恭承妃命。俾之權畧國事。是其循至正之名。而行大順之舉。回垂亡之運。而篡幾絕之緒。其所以表著天心。維持人紀。日月重陽。區域再造者。揆諸往古。則可以無歎。垂之來紀。永世有辭。今略言其初政。則怡怡愉愉。奉養慈老。日勤三問。友睦親命。禮遇備至。有同家人。存念廢君。嬪御服食。少無欠缺。骨肉俱全。共處畿邦。

反正之夕。都民揮涕。蒞事之初。即將扞燁。鄭遵梟首境上。拮据糧餉。以助海鎮之餽。省才取用。民隱是恤。輿情感悅。蒐兵索賦。敵愾禦侮。將士厲氣。其他立綱陳紀。興利除害。次第修舉。而風采有立。變者矣。夫何一種流言。註誤聽聞。指如市之從者。曰稱兵詣關。失火廊廡。旋即撲滅者。曰焚燒宮室。承母后之明命。從臣民之歸已者。曰篡逆。至于引用倭寇。鄉縛投諸火之說。尤不近理。又以不先稟命。為咎焉。春秋之義。內有所承。然後上有所請。次第之間。理勢誠然。凡此數語。不待辨說。而明矣。目今專价赴訴。朝議未准。驅程行李。往復難期。黔虜伺釁。江水已合。事機之變。急于呼吸。未知此何等機會。向等交象。而尚且遲疑不決。悞大事乎。伏原備將小邦。拳情亟奏。朝廷速下。

冊命不勝幸甚。等情。呈復毛鎮。又據原委官陳繼盛。李惟棟。口述璋侗罪逆忠順情狀。一一真的。與本國臣民其結無異。隨具回文。并朝鮮公本一道。結狀四本。附原委官李惟棟親賁回復。登撫袁據公本。結狀回文。內事理細覈之。維棟語言相符。隨具奏復云。彼國臣民之衆。擁戴已經一歲之久。迄無異言。人心所在。即

天命攸歸。

封侗之典。似不容已者。但

冊典宜重。以

朝使則尊

舊章。隆大典。侗之受

命。而王也。感戴之忱。將與帶纒而同永矣。

茫茫海國。隱隱情形。臣民若干多事。而或擁其新主。鎮帥刊其接濟。而或強于扶同。總未可知。但必重之以查勘。明其人心之向背。而後議封焉。可謂得大體矣。

### 奴賊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

守金州都司張盤。探得復州達賊。標掠恣淫。于三年十

月初五日。夜半領兵襲之。奴衆奔竄。永寧等堡俱下。奴

憤。益衆來攻。盤以衆寡難敵。預領兵出城。伏于山間。俟

其入城。棲息已定。伏兵圍之。砲擊刀斫。斬獲無數。而罷

械。銃砲俱擲棄。而奔。以兵少糧乏。不敢回復州。隨移兵

于旅順。三山海口。偶有風損南船。內有浥爛豆米。一手

餘石。兵民性命。賴以存活。本年正月初三日。奴又率萬

騎來攻旅順堡。我兵奮擊。賊不能下。遣一使來招降。盤

即斬之以殉。守禦火藥砲石將盡。盤與衆議。設使南非

兩山夾攻之、  
虜大敗而去、

刑科傅樾奏邪臣比昵匪人把持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  
心懇乞立賜處分以銷隱憂以保太和事職惟天地之  
大有鸞鳳則有鷓鴣有芝蘭則有荆棘雖極盛明之世安  
得有君子而無小人哉惟其位置不尊則其播惡不衆黨  
與不合則其虛焰不張故聖人作易既責君子以射準之  
利又望之以獲狐之貞此所以謂之有憂患也職竊見憲  
臣左光斗科臣魏大中貌醜心險色取行違自命爲血性  
男子人亦視爲聰明丈夫然職久知其爲匪類也今  
皇上陽剛中正名碩鼎舉奸回屏息二臣方歛其鱗甲戢

彼不牙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途相背依附有道未敢  
公然與善類爲仇乃久而不禁技癢欲貌爲君子而不能  
欲不爲小人而不得夫甚之而不顧名節遂反戈君子而  
忍爲之且呈身于小人而甘心矣即如內閣中書汪文言  
者非即經犯贓吏奉

旨拿問漏網之汪守太平守太初充歙縣門役復營充本  
縣庫胥竊藏擬戍營脫潛逃京師遂父事內監王安內外  
交通事露擬配人皆以爲失出而且敢易改名字營納今  
官光斗身在憲府不能追論而且引爲腹心大中職添諫  
垣不行驅除而且助其貲斧自是脉絡潛通机鋒并露相

與招搖部市攬泊升遷一借權璫爲名而群奸實收其利  
一借銓衡爲市而端人反受其名不惟使疊案之罪夫黠  
汚禁近而且令一時之士路盡出常蹊甚至小人以從邪  
爲得計盡其伎倆可以無所不至君子亦以比匪爲無傷  
則其肝胆可以爲所不爲世道凌夷害且貽之于國此臣  
所大恐也是以臣不避兇鋒請我

皇上大振乾剛立褫光斗大中之職以爲人臣潛畜私人  
之戒而汪文言即嚴行究處以正其未盡之辜職亦知光  
斗等三窟之鬼善營百足之虫不僵然憤積于中義難緘  
嘿但望

朝宁清明彙孽消弭即諸奸剗刃于職職亦爲世道耳之  
矣奏入

詔下文言于獄令嚴訊之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上言刑科傅梫論臣及科臣魏大中  
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  
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  
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于山人墨客  
絕跡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籍延譽何事引爲腹心臣有  
以知梫之意矣梫之意不利于考功有鄒維璉不利于銓  
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

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于一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雖未荐之。爲銓司亦嘗極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曾隨閣部諸臣。後綴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踈。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而必欲與之爲仇也。豈其性與人殊也。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于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爲難矣。願科臣之慎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

初着

退。例得與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實。當明白糾叅。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

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

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冒認東廠理刑。傳繼教爲兄弟。脉絡机鋒。長安冷覷。久矣。竊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睚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願科臣之慎持之也。臣一官忝竊。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

覷破

凜凜

兩朝御制 卷三十三  
皇上 勅下九卿科道明白處分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  
是否清品科臣身處言路不能獎恬拔滯爲何掃除清流  
顛倒 國是仍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仍選賢能代茲重  
地臣愚幸甚 國是幸甚奉

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照舊供  
職

御史宋師襄奏內言黃克纘多方卯翼盜竇之劉朝得  
不效感恩圖報未幾而以戎政 內宣矣毛士龍嚴爲  
抄參 旨凡中寢劉朝切齒腐心邵輔忠乘机獻贊無  
何而以投匭削籍矣故左憲引言之

魏大中亦上疏陳辨

上曰大中新推吏垣據奏心迹自明着即到任

臺臣袁化中、科臣甄淑相繼上疏爲左魏諸臣剖白皆  
報已有旨

大學士葉向高懇 恩允放疏曰臣十八疏乞歸同官擬  
旨謂時艱 主憂責臣即去于心何安詞嚴義正臣復何  
辭顧同官第知臣去之不安而不知臣在此尸位素餐一  
籌莫展一事難行誤

君誤 國遺恨無窮其心之不安更萬倍也他人不知臣  
之苦同官獨不知乎此不欲過加臣以負義無情之大語  
使之不得善其去耳臣前疏固云一切惡名悉皆領受蓋  
已逆知其有此矣臣受事多矣罪戾如山毋論其他即如



科臣傳檄所論內閣辦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迹甚明無可推托科臣以師生之誼不欲明參而微指固已及之臣所取罪之故當聽公評臣亦不敢為辨以滋紛紜耿耿愚衷竊謂言官之討奏彙不可開駕帖之拿人漸不可長自此

旨一傳中外惶惶盡懷憂慮伏望

皇上盡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官府之嫌而消縉紳之禍其裨于世道良不小矣臣非萬萬決去不肯作此言是在

大臣之識  
大臣之度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如以臣為非所宜言而重加之罪臣亦甘之奉

聖旨時艱主憂元臣忍去同官即擬允朕即免聽卿心亦何能安還望慨然回念即出輔理慰朕為國留卿至意

此世道治亂人心邪正是非顛倒之大關鍵也時逆黨羽翼已成內無有敢與之衡者環視外廷惟此耿耿數人實為觸眼碍手羅之以去而後可以惟吾所欲為故借文言為用而彼又適供其口實雖然無文言必且別尋題目另生事端奈何以此為元輔尤乎

太僕寺卿王之宋奏言官討賊甚明奉

聖旨

皇考實錄紀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始末自明何待

再勘王之案原以功在 國本不次擢用心跡昭然不必辨

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

先帝遺命封李選侍為妃

上曰朕體

皇考遺意選侍八妹禮侍供膳有加

累朝家法具有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冊立何云太子

停封其原住宮燬根因自明何疑人謀見住 慈慶宮何

云一號殿范濟世誕妄要名或有受人指授情節着回將

話來

甲國之大將士之眾

獨有一婦人張胆明

日願効死刀丈夫寧

不羞死

四川總兵秦良玉以撫臣王三善被難弟秦明屏戰歿侄

佐明祚明突圍重傷因上疏言仇不共戴義難苟安懇乞

聖明垂憐血戰優升忠義大振

天威盡殄醜類以拔生陷以慰死魂

上甚壯之命急議贈卹而并徵其兵

禮科劉懋民生疏曰臣祖父治農伏處民間至臣始起家

進士任縣令五載蒙

聖恩拔授諫垣俾得有言夫縣官止知有民事耳敢以小

民今昔之形與吏治汚隆之故為

皇上陳之臣憶職束髮時適當

盡情盡態稱痛快矣

無奈何語  
引好亂也

皇祖中運礦稅正行間里已空然而勤瘁之家猶留未盡  
之蓄婚尚有奩墓尚有木歲時失臘尚有斗酒慰勞徵逐  
豈至于今自一二富室外婚多野合葬多土培自五歲兒  
童至七旬老人窮日力作經營愁苦面目樵黑半菽不飽  
且也催征浩酷罪重網密叫罵乎東西破突乎南北曾無  
寧日一值凶灾壯者逃死他鄉老者弃稚子溝中飽鳶魚  
之腹矣夫亦有面目有心血張口無食抱臂無衣妻怨于  
室子涕于懷吏催逼于門外無生人之樂而甘心待死豈  
人皆大賢乎前年職鄉延綏之驚烽火傳于會省官府戒  
嚴小民恬不為意且感額曰幾時得來了了這苦罷人只

幸無登呼者耳何怪乎齊魯徐淮之咲聚繁有徒也記

皇祖時官方漸壞法紀猶存雖有貪官囊貲歸家潛匿別  
所俟夜搬回猶然有顧畏名義之念漸而獲金不見人漸  
而誇厚實務多貲矣始猶在武夫王官佐二雜流與日暮  
途窮之輩今且移之州縣正官以上每見新官到任騁材  
炫能先出告示幾張逐出詞狀幾紙矯說仁言虛立清名  
迨三五日後本色立見塗面喪心大肆貪求征收有羨餘  
又有額外之征罰贖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罰扣差役工食  
月賞牌票減駟所站價坐派里甲行戶無物不取却一錢

此輩自作  
聰明偷鈴

年而不  
人已揭  
麻肝矣  
用有盡

不給市稅私給行帖。又帖上加銀。官貪而官之下尚有吏書。有門皂兵快里甲。若而人。若曹豈皆廉潔。上越取其一下。恣取其十。民有三兩銀。不能完一兩。有坐一罪。而傾百金之產者。在在敲骨。日日吮血。奈之何不窮且盜也。臣非取謂州縣官盡如此也。每見官滿還家。除在筭在匣。不笑外。甲第連雲。膏田連陌。動以千百計。斯豈盡積俸得來。且也。過客有費。考成有費。朝京有費。獎荐遷轉有費。上下交際有費。每一上官。每歲四節。每節除下程外。大幣八小幣十二。應費若干。三五上官。應費又若干。三分應酌。七分處索。又約不下幾千金。安在。非百姓之骨血也。雖曰彈壓。

有撫臣矣。巡察有按臣矣。劾叅拿問追庄。法甚嚴矣。顧撫臣越在千里。不能以一人耳目。周遍一省。按臣一年一撫。又不能以一日耳目。細察多官。勢不得不借聞報于道府。該道府果留心民隱。着意官評。民情有苦樂。一日可見。民口有是非。一問可知。即臣邇者奉命入都。一日之站。凡經過州縣。大略可得。總計府屬多者。不過三十縣。府連佐貳少。亦不下四五員。經年所耳目。朝夕所訪聞。何貪何廉。何昏何明。豈不明知。無奈有昏昏不可問者。臣姑以所目聞者。質之昔雲南有一州守。具弊送該府。內有金盃二副。該府難之。州應曰。老大人認此當金。非也。敝省原有此。

等銅連工價每副不過一錢六分，倘不棄菲，姑留以送鄉親。府笑而收之。又應天有一府守行文于合屬曰：交際禮所不廢，但各屬多備，本府不收，則虛費無益。自今約為規，則大幣正二，小幣正四，在各屬少幣易辨。在本府有收無辨，夫大幣二，不過十金，小幣四，非五十金不可。此兩官者，人述其事，不稱其名。臣猶不敢盡信。若不才有司，自知糞穢滿身，時懼雷火燒體，私餽暗投，徃徃有之。夫上官臨下，止憑剛腸，做出鐵面，舉一切柔以重賄。又何處別覓鼻孔，正色直指乎？是以小民有貪狼猥豺之恨，司評或有威鳳祥麟之褒。臣不敢謂道府盡無人也。民生多患，禍亂將作。

果此邑皆鸞鳳之樓，寧閭里有鴟鵂之張，恐賢者亦不免于人言矣。職謂開報州縣連坐，府道不如徑以開之虛實，註道府之賢否。凡道府廳開報州縣賢否，不必四六，亦不必關白。每州縣各另置一手冊為日報，開列本官貪廉昏明事件，密送撫按。一月一冊，司道府廳俱准此。撫按各密收一冊，至巡歷之日，即照冊開面詰。果與冊開合，賍少者戒飭如法，賍多者叅拿究追。若別有所訪，他有所犯，與冊開不合，則開者之貪昏亦自可知。即于開者名下定注貪昏二字，一體罷斥。至劾荐兩本，撫按不必會稿，亦不必另取考語。各就冊開者撮為散文，具疏就中間或有異同，不

妨于異同中。查考賢否的當。若勅荐人數。荐者止于舊額。勅者不妨倍加。蓋今日吏治貪者十七。廉者十三。即倍加猶不能盡也。臣聞淡雲薄霧。微噓可捲。若積陰沉障。非迅雷疾風。不可易掃。此正迅雷疾風之時也。臣又嘗語臣。先年有張御史。臣又不記其名。巡歷之前。單騎赴郡。親訪官評。比考察之日。賢者獎之。不肖者責之。甚者趕逐之。若司道府屬。當面究詰。不少假貸。一時任事諸臣。大法小廉。風清弊絕。稱一時名御史。今巡方諸使。執斧行郡。俱稱表表風力。豈不安民善事。若吏治得人。此輩一縣官。縛之有餘。似不必煩繡斧之斥正也。臣目眊甚真。痛心甚切。願與聖明垂察施行。

諸臣共破情面。拯此危急。不覺其言之贅且驚矣。伏惟

聖明垂察施行。

五月庚午

刑部尚書喬允升廣教化以省刑罰疏曰

皇上 聖德日新。

御極以來。加與天下更始。停刑之

旨。屢下。矜恤之

詔再頒。捐 帑金以舒物力。節財用以蘇民困。妖寇而赦

其黨與。奸細而寬其株連。卽如天好生之仁。不過是矣。宜

民之有耻。且格。願須臾無歿以觀化。而何犯法者之衆也。

爰書日奏。斷獄日多。雨血猶腥。而桁楊接踵。藁街未淨。而

枷楔盈庭。臣等職在法司。凜凜奉三尺以從事。求其生而

要領之政  
關切之論  
試一實體  
實行之而  
其効當必  
有造于所  
言者  
俱是實政

不得弗勝哀矜矣。然每至論議，嘗相顧悽慘太息曰：有是哉！蚩蚩者，閔不畏死，一至于此。又竊嘆

皇上好生之仁，而民乃自輕其生而輕犯法。是臣等奉職無狀，以致

主德之未洽于民心，與抑皆有司不能推廣德意，弘敷教化之所致也。臣請悉言之。今天下州縣長吏，名曰如保，又

曰父母于民，最親于澤，最為易下。乃賢者視官如傳舍，計日遷去，漫不以民情為事。大可恨。教化不屑務，不肖者賸民

以自殖，征歛吸其膏髓，董楚若其肌膚，虎冠而縱爪牙于鷹犬，兔跋而陷山雉于網羅。善良莫必其命，奸宄誘引為

惡得賢

貪酷是相濟事

非。既喪其樂生之心，遂趨其必死之路。而僥倖于或然之

利，跳越于逋逃之間。以是庶宗倡亂，叛惡黨戕縣令，家僮

戕本主，其他殺人亂命，潢池綠林，通衢大都，往往見告臣

等，嘗反覆思維教化衰而民心離，以故法愈密而犯愈眾。為今之計，欲為轉移化導之機，易風移俗之舉，願

皇上頒布

明詔，刊刻大字榜文，徧行天下，曰：

祖宗德澤養育二百餘年，恩至渥也。奈何甘心從逆，以自速其死亡。又曰：我

皇上

標本之間不可不辨

南京齊府事

長興事

京



漢汗申命

聖明在宥。千古無兩。寬大之

王人吉事

詔無歲不下。裁減方物。豈止數萬。第深山窮谷。不盡知也。

有司匿不以聞也。合無重

勅下各省直撫按。下之司道各府州縣。宣揚

立鄉約保甲法

德意。俾無屯膏。至鄉約保甲二法。我

從古良法。美意未有

太祖高皇帝。易海內治萬世之要訣也。合無隨里隨地。各

不切實。平常行之久

定約所為。邑長者親詣講解

而世道人心。日趨澆

聖諭六言。及孝順事實。為善陰騭等書。以聳其良心。而熟

薄動說高妙而薄

玩其耳目。又于鄉約之中。嚴保甲之法。清查戶口。稽核生

聖神功化。以為迂腐

理。一切流棍奸宄之輩。自無所容。蓋有鄉約以開導。而親

而不屑從事。可慨也

上。歿長之心。興有保甲以稽核。而比閭族黨之中。聯農民。不輕棄其鄉。而亂民相勸。以為善。成法具在。今保甲非不

日

詔之行。而虛文相應。未見實編實查。鄉約豈不稱善。而假公濟私。托以問刑告密。非法之不善也。乃有司奉行。者之不實也。誠使有司着實舉行。勿為故事。每月記善惡于簿。

報之郡長。提綱。即以鄉甲二事為縣令奏績之最。上之監

司。而達撫按。如此大家提掇。日諭而月醒。而又寓撫字于

催科。甄淑慝于激揚。將見

聖德日洽。民心日固。昔漢下尺一之詔。而越王佗稱臣。奉

貢唐遣黜陟大使分行于天下，而百姓又安吐蕃入貢。况  
皇上廣布教化，覃敷普天，率土上下同心，中外一體。即奴  
酋安蘭聞之，將畏威懷德，稽顙之恐後矣。

刑科給事中傅樾疏叅科臣魏大中、大中疏奉有到任供  
職之

旨，大中于本月二十六日到任，訖二十八日鴻臚寺面  
恩起數奉

聖旨，魏大中傳樾互叅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任面

恩以後有這等的鴻臚寺不得開寫朝儀起數樾上言夫  
朝儀報單從來未有

旨意此

旨之自中出無疑也。臣一見之不勝驚愕，蓋

朝廷于諸司章

疏以票擬付之閣臣，則外廷之耳目不惑，以酌處付之部  
院，則一人之喜怒不私若

天威之嚴重，輒從內降以傳宣，而巽命之更張，不由章

奏以寄發，則不惟閣臣部院皆爲虛設，人將揣摩于不可  
知之地，以爲左右之人，或借

皇上之威靈，以爲所欲爲，遂致是非可以違心，僉壬因而

益肆。臣又安得不以忠

君愛蓋國之公憤轉爲防微杜漸之隱憂乎且大中小臣也奉 旨未有不到任到任未有不面 恩者乃

明旨忽二忽三令 朝端且疑且駭至大中之進退與微臣之論列俱未曉然明見于天下當

盛明之世見非常之事此微臣之所大恐也不特此也即如汪文言者以亡命之輩作通天之奸何可倖從寬政然刑章未付之司敗訊語徒恣其游移而么麼既煩緹騎

皇上復兩

勅該司雖本犯罪固應爾其如

王言之體何哉臣非敢爲大中等解也特職曩恐開邪之

徑爲害不小故視同官之誼猶輕今見旁竊之漸爲憂方大故較

殿上之爭更急不然浸假而內批可罷浸假而墨勅可封雖大中非其人

聖世無其事獨是近臣因不測以市私將忠臣避

中旨而箝口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天下事豈可言哉伏乞

皇上曠然遠覽明還閣部之權特重

絲綸之體庶 雷霆之斷天地之公並運而盛治有光

國是可定矣

斯時也。玄黃之戰方深，而中降之旨忽出。魁首疏規正其意甚厚，其言甚公，乃人卒不能無議焉。中外之線索已通，故疾呼而疾應耶。逆璫欲開釁而無端，故乘此以挑其鬪，而陰左其袒耶。或一時迫于私情，而究竟懼乎清議，姑以此舉文其非耶。抑以舉動乖舛，人窺其微，我不言而人將叢射，何不先發以蓋騎牆之態耶。

欽定各省主考福建簡討顧錫疇，兵科董承業，四川主事劉餘祐，評事馬之陞，廣東兵部主事吳時亮，中書曹師稷，廣西戶部主事林肇開，工部主事王廷柏。

### 福寧州軍變

釁起于倉官林廷柱之盜竊軍儲，怨叢于州同徐士璋之受賂張閣，王州守又庇佐貳而不為之調解，于是才軍流民張天錫王一經等揭竿而起，脅眾閉城，辱官毆吏，圍署樹旗，拆屋財城門，閉塞者十有三日，守道朱

震生往視曉諭解散，旋就寧謐，真幸也夫。

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

兵科董承業請預儲將才，大約以途不當拘，肘不可掣，當不宜吝，可謂知要矣。

戶部尚書李宗延，左侍郎柳佐，大理寺添註少卿區大倫，太常寺添註少卿薛大中，光祿寺添註少卿李本固，太僕少卿黃運泰，公疏請

勅史館將今任戶部左侍郎前任工科林熙春疏救言官始末備收，實錄并乞

欽賜馳驛，詔該省撫按有司歲時優禮，以彰

朝廷優崇忠直舊臣之意。

萬曆二十三年冬、值

神祖籍沒張誠、霍文炳、產時怒譴言官三十四人、一時聖威不測、大學士陳于陞疏救、而各官降雜職矣、已而尚書孫丕揚等疏救、而各官削爲民矣、宗延等微服南歸、共視長安青瑣蘭臺之間、幾于晝閉、侍從繡斧之班、相爲吞聲、獨工科林熙春、御史馬孫倫、虛文徵、三臣義憤申救、悉遭貶斥、士論榮之。

內閣傳出戶兵工三部

聖諭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爲屢獲活夷、斬獲首級、併獲達馬夷器、等件、功雖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機、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其呈稱奴酋親信奸人李茂隆、畫謀商議、欲以賄買西

虜、更挾旂幟、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更甚于昔也、倘狂逞長驅、其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巡等官、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畫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防禦、謹慎、併及各隘口、守把將官、切要晝夜不時防守、盤詰出入、進貢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并專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缺器、真情、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悞軍機、責有歸焉、特諭。

奇出于藍  
吾於鄒公  
而并有以  
知黃公

御史黃尊素奏曰臣聞古道之不可行于今也。以奔競日開。逢迎日熟。如流斯下。莫有底極。於此有一人焉。踽踽涼涼。信心孤往。而偶遭獨知。則世反訝其從得之自。而必目之曰恠物。曰不祥。如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是焉。維璉調司一事。迄今紛紛。未有已時。臣以維璉為臣師。不欲有言。而竊嘆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于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昭明之後。而又遭冢臣破格之時。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楚。而既已知其為賢也。則水石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為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視當事。過視

其人如斯  
豈易多得

維璉。而以為此物必有為而設也。夫不知維璉生平大節。原掛冠以救竇子。傅之賢而不肯從。撫臺而羅織。敢檄以阻袁一驥之詞。而不肯附監司。而獻媚寧。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忽恐妖人之朋比。其心蚤已置一官于度外。而進退何不了了。且維璉猶與鄉人共立也。昔之當路為邪。誘之而不入。其籬落今之清議皆賢。諷之而亦不屑。其爾汝居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貶損。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哉。則其骯髒自負。勁骨不磨。亦足曉然表見于天下矣。其同事而知維璉者。為鄭三俊。周順昌。方震孺。趙特用。諸人。其有覲面。并未面。而知維璉者。

觀其臭味  
所投聲氣

為李邦華朱吾弼鄭宗周解學龍諸人夫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一身生平益足自信矣臣思中外多故無一足恃設有人焉居不求蔽風雨食不求供朝夕孜孜職業隨地表見在兵曹不受武弁一毫在吏部亦誓不受外吏一粒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不惰緩急有賴皇上以為祥乎恠乎屢奉

嚴旨 勅使到任維璉一介小臣似無容別議然 臣復思之

朝廷所以用人者使之得展手足耳維璉以落落寡合之身當寵辱交加之後悄悄憂心豈曰無之于此而或出冷

補快

語或出熱語若有意若無意令人照顧局中則氣短而傍惶事外則神分出不成出處不成處不亦困維璉而重負國恩乎夫維璉一身不足惜憲臣求去矣科臣杜門矣今冢臣又

請告矣以一人之入銓而各賢半不安其位古道之不可行于今如此也伏祈

皇上特

勅冢臣視事主持古道勿淆羣議勿介小嫌使維璉進退有據不為維谷弁

勅大小臣工虛心公體無猜無疑則仁賢不至隕亡而邦

家亦可無殄瘁焉耳矣。

大學士葉向高乞歸已二十一疏未允復上言臣奉

旨責臣以主持

國是平章議論臣三載于茲有何

國是力能主持有何議論力能平章他人不知

皇上獨不知之乎

皇上知之而尤以此責臣則

明旨爲不信矣想同官諸臣稟擬金垂非

皇上意也則同官諸臣亦豈不知其不能平章主持而以

此悞天下耶臣一聞此

旨惶愧無地汗流浹踵正草疏申請忽見南道黃揭帖

名爲留臣而其大指乃直攻講臣錢象坤慮臣去象坤且

入閣臣愈駭愈懼愈不得不去象坤在詞林與臣相處日

久其事春闈旋入講幄毫無間言士大夫之習象坤行多

稱其清修恬淨居鄉居官素無此論議

皇上頃在

講筵而諭閣臣諭留象坤臣方喜象坤之得蒙

殊知面言者之說若以臣與象坤薰蕕花素之不相入是

象坤爲君子而臣爲小人矣其于

聖言亦大相左矣臣不知臺臣何所聞遽形之章奏以重



臣之罪也。且枚卜大典，自有公評，亦何庸如是之過計乎？公輔又謂臣去而在。

天之靈無不震怒，武夷山靈亦爲拂然，其責臣甚正。然臣復思之人，臣惟欺。

君誤。國貪權固位，只圖一身富貴，不顧萬世是非，乃爲神靈所譴怒，覆載所不容。若臣先該備員，立心行事，皆

二帝所鑒，知今以年老才盡力窮，不得已而去，使

二帝而在，其怜而免之也。必不待今日矣。古有北山移文，托于山靈以嘲出山者耳，未聞恠人之還山也。臣自知其不能，若復浮沉不去，他日敗壞決裂，非但無辭于山靈，亦

無面目見鄉邦之父老。臣爲此恐懼而求去，不虞臺臣以此而見責之也。年來人情分開，一起一復，互相猜防，以臣持論稍平，故共欲留之，以彌縫調劑于其間，不忍世路如水，微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成浪，故欲水之平者當息其風，今日之風求波浪之作，卽馮夷海若亦縮手而莫知爲計矣。自漢唐宋以來，一有此釁，便與

國家相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費盡心力，不能消彌，至使人主歎息，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要其病根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意牢不可破，日甚一日，歲甚一歲，舉天下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精神命脉皆歸併于此而

大災流行  
無人不滌  
此病能免  
此者必其

內足自固  
而不受陰  
陽之患者  
矣

處難為之  
勢與易為  
之日絕然  
不同調停  
得來只救  
得一半

又公然講說無所畏避有不遂意則怨謗橫生觀此景象  
令人轉思昏夜乞哀者比今為高臣無拔毛洗髓之術以  
蕩滌更換其肺腸能以一空言而除歷代所不能除之禍  
累乎使臣得脫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頗知足  
止之義萬一或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競之心其于世道  
士風未必無小補是臣去賢于畱也臣往者畱勸士大夫  
同心報

國勿作異同忌者罪臣以調停攻之使去昔欲去臣以便  
其驅除今欲畱臣以防其患害總皆矢口而談全不設身  
而處而留臣者其困臣更甚臣見此疏時刻難俟伏乞

皇上即傳

允放臣歸而蒙請于山靈或即死而請罪于

二帝皆不敢辭

禁私鑄

科道周之綱許譽卿劉廷佐交章請勿輕用立枷

嚴朝覲官員科歛餽送之禁

叙黔中解圍復城土司各官功次秦良玉馬祥麟銀二十

兩大紅紵絲表裡秦翌明秦拱明銀二十兩遇叅游缺推

用其餘將士冉天胤等陞賞有差

廕馬德澧子馬嘉植入監讀書以功在國本也

廕田爾耕一子錦衣衛百戶

以緝捕人命一起，便受世廕，易哉。

命計部速發黔餉

京師旱

舊將李懷信病故，議給恤典。

貴州總兵張彥芳病故。

加魏忠賢原廕姪男一人二級，賚給銀幣。

以其有緝獲盜侵各犯，及冒官假職也。大約是年四五月後，恩廕游加，令人不可意度。

贈石有恒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徐可行湖州通

判丁元薦吏部優擢。

浙江撫臣

奏曰：盜執石知縣索印，索庫銀，俱不可得，執之而行，不肯離縣門一步，延頸以死，及入其署，僅

得俸銀二兩，葛布一端，盜亦相顧驚嘆，真正好官。嗚呼！臨難不苟，與邑相殉，勁節精忠，於昭日月。

部院會議黔撫按道互奏疏，揭論定具復。

貴州巡按今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

題參提學僉事劉錫玄奉

聖旨，劉錫玄着從公議奏，史永安不必引咎，着前來供

職。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提學今陞參政，未任

今被劾，劉錫玄奏為微臣扳留按臣太切，論劾臣罪太

誣，不得不列款控辨，伏乞

聖旨嚴勅，根究的確，情罪以正

聖朝法紀，以明微臣心跡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巡撫，回籍養病，李

標奏為辯明心迹，以質公論，以候

聖裁事，奉

聖旨，李標既以城守功陞擢，公論自明，黔事尚未勘叙

這所奏一併查議具復。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

巡按新陞太常寺卿史永安

奏為學臣撒潑肆誣，憑

五月

空說謊，敢逐句駁參，以質公論，以祈

乾斷事奉。聖旨：該部院從公看了來說，欽此。欽遵。吏部會同都察院看，得黔陽之厄，撫按學臣軟血誓天，效死捍禦。卒保危城，以還

國家，豈非同功一體之人哉？而後何以隙末鮮終？若此也，則起于間與疑耳。凡間因疑入疑，復因間生，展轉相尋，于是弧張載鬼之事成，而竊鐵投杼之隙深，而不可

除矣。臣請畧剖其大者。按臣之參學臣，重在獻城賣路一事，而學臣之辯按臣，重在扳留按臣一事。夫當甕城

之敗績也，按臣史永安欲發都司黃運清出往新添平越，催兵既而懼其不能濟，乃欲出城親往督催，心極苦

氣極壯，此正英雄慷慨所為。學臣劉錫玄輒聽人言，以為按臣真有去志，稟稱扳留過矣。既控訴以相抵，又過

矣。錫玄臨難不避，調度支撐厥功不細。無論死生呼吸之際，安有黔貨之念頭？即云欲護撫按出城，然自請留

城作質待死，有此一語，亦足表其心之無他矣。獻城賣路，陷兩院而自偷生，亦按臣誅意之論耳。而非實坐錫

玄有此事也。且此亦不類錫玄之本色。至如撫臣李樾苦態憊狀，安心死難，亦豈真有遷

國圖存之意，而大奇錫玄之策之事哉？疏辨自明，公論自定。大抵惡弁黃運清輩彼此交構，以

開此隙，遂使三臣始相好，終相疑。學臣因而揭侵，按臣按臣又安得不

疏參學臣，并侵撫臣哉？今合三臣而論，永安雄才大畧，巡遠自視，可以泣鬼神而光日月。全城之功實為第一，即錫玄言語之小過，難泯其公忠之大節。李樾以被論

之撫臣抗大難于方熾，可謂赤手而收桑榆矣。即近有以金盆之說為言者，然臣謂此大難萬死一生，從前瑕瑜俱可恕，况乎風聞未必盡真耶？傳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書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此足為李樾斷案矣。史

永安亟宜不次大用，以究厥抱。劉錫玄亦宜優叙，以酬厥勞。李樾業已加銜示優，還起用以為人臣當難之勸。

看議極公極當

六月辛未

吏科許譽卿上言東南浙直之交羣猾輩以恫喝脅人財而富家兒卒多憨狂不檢大言易信而務外不根之人易投實非有斬竿揭木之勢也比于盜賊死其比于妄男子死可死如其法人固無怨罪如其人人亦不驚如指龍華蛇山名色必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吳越之間愚者駭智者疑弱者惴勇者譁人無樂生之心而岌岌有累卵之勢此今日之大患也蓋刻核之流以株連爲利宄羅織之吏以鈞鉅爲功名嗟乎天下豈堪再擾耶夫民未亂而喜事者恐其不亂及其亂形見而束手無可奈何安若靜治

不惟爲國  
家根本計  
爲桑梓鉤  
彈計老成  
潘慮可準  
可推

不擾為得業也。

兵科章允儒請核外地之兵餉裁內地之

恩廕二者真救時急劑。

御史張鑛言人臣職業當盡大要在止躁兢明職掌嚴甄別。

樞輔孫承宗進呈車營圖冊

上嘉其為壯猷成畫。

魏廣微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入閣

左副都御史楊璉題為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南山竹壽  
東海波傾  
焦山幼嵩  
城後僅見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

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內廷祇供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循謹奉法為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者旋即誅戮故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

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此疏精忠  
直節百極  
三揚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二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

朝盡爲威制。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前以兵科都給事中親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畏禍不言。是臣負忠義

初心以負

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黃入內地。

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

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旣而敢爲

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靜心參酌。權無旁分。

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

而僞。誰與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誼。讓政事之堂

幾成闕市。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

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鬱悶。堅意求去。壞

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

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

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諸臣求復職不可得。顧于善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



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顧金甌之覆。宇圖作貂坐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推皆點陪二。蓋枚卜點陪之案。一復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鄮。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囑其私比。捏無喜。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兩朝從言錄 卷二十二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喜在安。知不爲堯母。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爲忠義者。其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不知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因

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樹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坐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脆。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歿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

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窑傷其墳脉。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挈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結于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不無忿恚。大罪十六也。未也。且明懸監榜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

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叙升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

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是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脉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且示移大障日之手于絲絲臣魏大中到

任已奉

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褻

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陳祿爲之鼓舌搖唇馬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

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尤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與周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窗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固爲奴酋首功之主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爲墉塢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輔沈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下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驚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煩有徒忠賢此時視爲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

怨聞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歿。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兇于肘腋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

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倚托門牆，或密揭居停，或投克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飭其回衰。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

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奉奏之旨。及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稟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每思至此。尚爲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履行。謹告去年以災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

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猶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獨不覺察。猶加之恩。而忠賢愍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如此毒心辣手。疆橫已不能爲下意。狠不肯容人。卽普天同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又不知貴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卽欲以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愛么麼小醜。令中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叅及進忠名在。

御前蓋實有見。今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向邇。不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悠游姑息。再念隨侍舊人。客氏又或從旁巧爲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待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卽日斥遣。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而使宦者不得典兵預餉。雖欲爲亂。其可

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

君無上。罪著惡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下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勲戚

勅法司。逐欵嚴訊。考歷

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之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



勅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

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着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

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

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

賢以不悞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恨惟鑒臣一點血誠

即

賜施行奉

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祖宗成法惟恐失

墮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

十未得一二這本特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未

從旁落至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壺嚴密况無指

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結

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楊漣被論回

籍超擢今官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欵窮

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後大小各官

務要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先是漣疏入，逆璫持之不下，佯辭厥乞罷，而旋矯溫綸慰留，乃徐下。

嚴旨切責漣，一時臣工無不義憤。于是科道則有魏大中、陳良訓、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方大任、劉芳、劉廷宣、許譽卿、房可壯、喻思恂、胡永順、胡良機、朱大典、陳奇瑜、翟學程、熊奮謂、劉之待、段國璋、霍守典、甄淑、孫紹統、周汝弼、吳弘業、劉其忠、陳熙昌、劉懋、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謝奇學、胡士奇、劉朴、楊王珂、劉先春、南科道徐憲卿、趙應

期等、兵部尚書趙彥、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賞、太僕

朱欽相、撫寧侯朱國弼、南公疏、兵部尚書陳道亨等。先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受抑于煬灶之奸。一高下其手而得罪之輕重攸分矣。如朱吾弼，則以激聒削奪，停祿五年，復嚴究其代筆書寫人役，比之詰責停俸者，更爲慘矣。

時有陳思恭等，業已被諸疏明參，乃亦反戈糾論鬼魅心腸，不知其何見也。黃尊素劾之最快。

御史袁化中上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

皇上未之知耳。惟

皇上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時而爲小忠小信，以結權。

頭面已露  
勢必決裂

今憲臣明明告之

皇上矣。

皇上即念潜邸微勞，未必不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則日  
日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愈深，將免死之術愈攻。其狗黨狐  
羣或憂禍之心，轉迫將挺而走險，徑失身失足，墮其中者，  
將騎虎之勢，難下教猱，以升職恐橫，璫之毒不在縉紳而  
在

皇上矣。

皇上明聖，試思深宮大廷之內，何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  
侍左右而不急為之處分也。

昔馮保在

神宗初年，豈遽逞不軌，只以威權日重，黨附日多，不肯回  
頭，後

神祖春秋漸盛，太阿獨持，保遂殞其身命。今忠賢事正與  
保類，若不及今嚴為裁抑，恐形迹不避，而罪惡貫盈，直至  
事敗

皇上即欲全忠賢而不得，忠賢求如保之下場，亦不可得  
也。職等願

皇上早節之也，或做王安例，置之南海子，粵室，或做蘆受  
例，置之鳳陽

危言微言  
無不寫出

祖陵生殺予奪皆

聖恩也。卽忠賢自爲計，今年已邁矣。富貴極矣，亦當叩頭泣

請退居田里而後已。不然，夜照鏡明，冤魂累累，執簿相索。忠賢將何以遁乎。至傅應星等仍付法司，快

朝野之心，以洩神人之憤，端在此乎。職等無任激切之至。

時言者四起，已成騎虎之勢。葉元輔意主調劑，謂諷忠賢退而諸議息矣。且望其遷善改過，使立召王紀、文震孟諸臣，復其原職，以著維新之意，良善矣。而孰虞忠賢之決不能從也。說者不無歸咎于閣臣持之不力，不知章疏

留中，旨不下，閣票擬，徒以一揭再揭，敦請忠賢，根蒂盤固，能遽拔之，使去耶。然則聽其必趨之勢，相與束手而受其斃乎。此際在閣部大臣宜用術用權，在廷事諸臣

宜用膽用氣，何謂權術，彼明餘之流，亦有骨肉心腹，其中豈無一二人知禍福利害者。當勢激理禁，使了然于威福易盡，殘虐必窮，私智有限，公論難沉，性命族屬何可不念。彼倖卽怙終罔忌，清夜一思，當必汗下。羣然而顧其身家，必羣然而思所以保身家之計，不出于求退改過之二道，亦何途之從也。昔日爭國本，諸公有以利害感動鄭戚而得曲勸，貴妃明告

神廟，卒定大計者，可倣也。何謂膽氣，勳臣削矣，部臣斃矣，中心惴惴，或賫志以沒，或旁蹊而竄，總不可知。勢分

力孤，日久變生大事去矣。諸君明而熟於計者，曷不思諸疏已入，彼且按其言而徐處之，一網立盡耳。不見世廟初議大禮，楊慎等跪闕叩闈，長號累日者乎。使諸公合志死諍，必得請而後已，彼羽翼雖成，亦慮乎公議之不許，衆正之相持，此未可以力爭者也。則有轉徙之意，因其轉徙，而大臣操其權術，以利導之，易危爲安，俄頃間耳。然從來未有內外上下大小臣工之志氣謀議不合不通，而可以一二章疏屏

君側之大奸者。試觀嚴嵩一外廷之狐鼠，焦山輩極力撼之而未易動，况忠賢乃大內之虎狼哉。諸公易視疾發，內恃有懷，張之賢宦乎。外恃有楊李之貞相乎。持虎

不免。倘亦殺運之宜爾。乎低徊往事不無三嘆。

工部屯田司郎中范燥 題為

陵寢用工甚緊。權璫造意。故遲敬申前疏。仰祈

聖明立賜處分。以謝

字字出于  
忠孝為臣  
子不可一  
日不讀

先帝。以襄鉅典事。蓋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山。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德分圉池。威分出彘。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

日不在

人主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由此言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睥睨。矧刑餘宦官乎哉。竊見今

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啣

天憲。手握

王爵。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如廕子姪。至一世再世。賞

廕。隸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十數命。驅逐大臣。處置

言官。空至十數署。是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為

皇上有。而盡為忠賢有。舉

國側目。鯁鯁然有不勝太阿倒持之憂焉。幸天奪其魄。神

禱其奸。借靈于憲。臣之首發。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彈臣  
又何敢據拾強爲附和。獨忠賢有大不忠于  
先帝而敢不一妥

先帝九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慰

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權。悞  
陵工爲通天第一大罪。而關切于臣之職掌者。尚未言及  
敢隨諸臣後而爲

皇上陳之。夫忠賢固供

先帝之役者也。

皇上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役

先帝而愛

先帝。因以愛

先帝之役者也。忠賢既爲

先帝之役。宜當事

先帝之事。忠賢既受

皇上之寵。更宜心

皇上之心。試問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乎。則爲陵工而用財。是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極念也。至搜財以急  
陵工之用。又天下體

皇上昊天罔極之苦念也。况

陵工原無額派。盼盼於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盼盼于事例。  
而事例又不多。向承乏實源局。隨蒙升授屯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臣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因進局中人  
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購銅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

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之。旦夕可至。臣因  
移文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邊敢擅

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于中。遂于三月二十八

日具疏。特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協濟

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

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

旨下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竟不復越。組相

問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為有用之錢。以若夫之工

程。而探於若寄之取。微臣區區一念。不可謂不周且迫矣。

而無如觸忠賢之忌。而寢閣何也。豈惟寢閣且併臣任事

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伍百七十餘兩。報助

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二百六十年來。未有積報

補秤錢者。報之自臣始。然臣夫豈好作破格事。以要譽哉。

不惟忠賢之忌。而先事後事亦權

因實見得庫藏之虛

陵工之緊而佈此一念急公之心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急公之心哉從此積一金即可佐

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數十金數百金之加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且忠

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願忠賢之名而思忠賢之義乎試一釋其義政宜諒臣之心行臣之言清查各監盡

搜破廢銅器發局鼓鑄少濟

陵工急用令其工程蚤竣蚤妥

先帝之靈蚤慰

既操利權  
又操政權  
朝廷將何  
權之操耶

皇上之孝亦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賢而必憂憂焉

執不許專制不發哉夫以忠賢珠玉盈筥金銀滿屋何求

不得何欲不遂似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

必一手拏定者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拏定無以操天下之

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

深蓄謀最毒臣蓋有以窺其微矣臣猶記今三月詣

陵開工轉至小山玉泉山各工於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

賢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闊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

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

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璇題耀日蛛網懸星金碧



刺入心曲  
故仇成不  
辭

輝煌丹堊照耀竭東南之物力冠西北之旃檀歛歛久之  
不覺拊膺而嘆曰何物么麼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忍  
乎得無恣肆窮內故僭儼窮外乎且快于糜費如此乎是  
何來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乎使忠賢果忠也果  
賢也必且以營坟墓之急轉而爲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梵刹之費奉而爲

先帝陵寢費乃鑿池豎坊杵木雷動布金施粟車轂如流

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日完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卽不痛念不蒿日而於臣所

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使可立救

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

猶可以飾忠賢之僞而覆不忠不賢之真意如其攬天下

之政權以操天下之利權而罔知顧忌纖悉不以假人何

大抵

人主雖不可有利之心而不可無利之權宵人政惟竊利

之權而始得遂專政之心利以政奪政以利專其究必至

于盡內廷之財而悖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悖之入盡

內廷外廷之人而止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浸假而狐假虎威浸假而曠噴龍毒

先朝王振劉瑾之禍可忍言哉臣恭繹

皇上下諸臣疏奏

明旨大小臣工毋得瀆擾以沽名夫臣子事

君但知有

君可愛豈知有名可沽况此時忠賢被人彈射幾無完膚即

臣再為論列亦後人而非先人名且無之沽於何有惟是

臣職在

陵工痛工程之垂成無期恨請發廢銅以協濟

陵工之前計有阻故不識忌諱再伸前疏伏乞

皇上俯念陵工之懇總攬河魁之權

以急公之念而融奸以死千古共悼

勅令該監盡按廢銅發局鑄錢俵散夫匠給還料價將見

錢糧應手內外一心如是而

欽限十月內當不能完工以仰慰

皇上不信也仍祈

皇上下奮朝綱立寘忠賢盜利權悞

陵工之罪予以謝

先帝而快人心則臣之職掌盡即言出禍隨禡職歸田今

日亦可以報

皇上他日更可以見

先帝于地下矣職不勝激切之至

奉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燦  
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僭言瀆擾陷朕不孝且皇子薨  
逝便來激聒好生狂悖無禮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  
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永不叙用前後發過帑金并太僕  
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若干着查明開疏  
具奏

閣臣葉向高工部尚書陳長祚等各有所疏救而燦旋斃矣  
皇子薨

貴州巡按陸獻明請

恤錄大方班師陣亡將吏

文臣同知方明棟梁思泰進士田景猷知縣萬應奎捕  
官楊思炎知縣陸從龍武將王達陳濟民李邦王建中  
王得勝董兆舜秦明辱藍補袞陳我謀田有龍耿良張  
要宗延齡尤正國周國用聶應德馬武單天胤李紹忠  
諱事君劉象民羅承富曹思敬黃中種劉應龍陳富俞  
報國張俸楊鯨羅袍羅承寵劉仲時楊通張懷邦等

大雨雹

江南水災

杖汪文言爲民

前巡按貴州御史議設監軍道於普安一帶地方彈壓控  
制又於盤江上下設一州官一遊擊統領防禦庶滇黔之  
氣脉通而恢復之成功不中委矣

上欲議封

光廟選侍傅氏李氏禮臣林堯俞奏謂

皇大妹婚期已近皇八妹婚期尚遠選侍李氏似不

宜封况當

皇上登極之初移宮之際議論紛紛封號一節宜俟

皇八妹選婚之日另議無庸汲汲爲也惟具

選侍傅氏封號上

請

上不聽命一并舉行

逮御史林著命杖之削其秩

時火者曹進傳國興等乘曹大之妻與郝大爭讓服毒  
身死進等二十餘人攻毀郝大主家牛臣之羣掠其財  
物復向屍場用錐錐牛臣數百挾制司官究無繇白申  
報到道著研審根因曹大供出曹進傳國興等五人行  
拘惟曹進到官願笞求免參  
奏著輕恕之責以五十板比入城而傳國興截之於途  
惡詈不已著收之于舖漸悔其非次日到官請罪乞如  
曹進例著又薄懲之各以無辭未數日而萬燦被杖諸  
璫遂設謀膚剝  
廷杖革職之  
旨下矣

